

老人20余年写562本家庭档案

一生中,你能记得自己有多少个同事、总共领取了多少工资、到过多少城市、穿过什么材质和式样的衣服吗?这些问题恐怕绝大多数的人都无法准确回答。因为我们可能记得人生历程中的一些大事,对一些繁琐的小事却漠不关心。但在四川泸县,有一位叫朱仕奇的退休老人,却用562本家庭档案记录下自己70年人生的点点滴滴。泸县档案局副局长熊震称它“可以作为反映一个地方社会历史的补充,对后代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一本长卷就是一段人生历程

写下562本“仕奇档案”

他能准确地说出自己一生中,先后工作的4个单位中542个同事以及他们的妻子(丈夫)和子女的名字;他还记得这些人从哪里调来,和自己共事几年,后来又调到哪里去了。他记得自己一生中领取了多少工资,住过什么样的房屋,穿过什么布料、什么式样的衣服。当然,他更记得自己和相濡以沫的妻子走过的风风雨雨。

这个人是在泸县建设局房监所退休职工,70岁的朱仕奇。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朱仕奇就利用自己曾经帮助父亲整理病历档案和在单位上从事过统计工作的经验,着手准备建立一套家庭档案。

经过长达20多年的准备、搜集和整理,这个平凡的老人用562本、数十万字的家庭档案忠实、详尽地记录下了自己70年风雨人生中的点点滴滴,打造了一部“泸州市最好的家庭档案”。

朱仕奇的档案分为文书、人事、相片、证件、财产和其他六个大类,每一个大类下面又按文章、通讯、工作、证件以及生活等分为36个小类。每一个小类就是一本案卷。为了便于翻阅,朱仕奇将案卷设计成折叠式:合起来是一本书,拉开就是一个长卷。70年的风雨人生随着长卷的慢慢展开,展现了老人人生的点点滴滴,描绘了一幅生命中的“清明上河图”。

老人为自己的档案命名为“仕奇档案”。

清楚记得542个同事

“1959年8月,我从泸州专区师训班毕业,被分配到太和中学工作那天起,就进入了社会大家庭。”这是朱仕奇写在家庭档案《同事录》前面的一段话,这本同事录共收录了朱仕奇先后工作的4个单位542个同事。从1959年8月至1999年退休,朱仕奇先后在泸县太和中学、福集区中心校、泸县文教局和泸县建设局工作,工龄长达41年。

在这本同事录中,朱仕奇详细地记录了542个同事和自己共事的年代、时间,“和我共事时间最长的是刁大裕,共27年。最短的同事只有半年。”朱仕奇用一个长达3米的折叠式表格来记录这些同事和自己共事的

情况:工作的单位、共事的年代、同事的配偶和子女姓名,共事时间长短用粗黑的横线来表示。

此外,朱仕奇还将搜集到的单位同事的合影附在同事录里,可谓图文并茂,一目了然。由于潜心收集,同事录里囊括了所有工作过的单位集体合影,每张合影下面都对应着照片中人的姓名。因此,朱仕奇除了记得542个同事的姓名等基本情况外,还能够记得他们的长相。随着时间的流逝,有的同事陆续离开人世,细心的朱仕奇还将同事作别人世的时间也记录下来。

41年工资71839元

在朱仕奇的档案中,记录最为详尽的莫过于家庭生活情况了。他完整地记录了自己步入社会后,工资的收入,家庭财产的变化,个人衣着、住房的变迁等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工资是每月2450元。后来涨到27元,30元,33元……”在个人收入栏里,朱仕奇记录下了自己工作41年的工资变化情况:从1959年到1999年,朱仕奇工作41年共领取了71839.00元工资。“其中1959年(每月24元)至1981年(每月59元),我22年领取的工资恰好1万元。”每当翻看这份工资记录,退休后每年工资就达1万多元的朱仕奇不禁感慨万千:“回想起过去,我总是感到现在我生活得很幸福。”

半个多世纪来,朱仕奇因公出差以及外出旅游,所有的车票

票以及会议合影,所到城市的公共汽车票、公园门票都被细心地保存下来。他记下了自己的火车旅程、汽车旅程和轮船旅程,还有乘坐飞机外出的飞行史。

最窄住房6平方米

最让朱仕奇感到幸福和满足的是个人生活的变化。在工作的41年中,朱仕奇先后住过17处单位分配的住房。“我住过的最窄寝室只有6平方米,安了一张床后进出都很困难。”现在,朱仕奇居住在一套160多平方米的跃层式住房里,“什么都很齐全,我还有专门的书房。”朱仕奇记录下了自己的住房史:住过的房屋面积、建筑材料,甚至房屋的平面结构图都一一在目。

1961年,朱仕奇结婚了。1964年,大女儿出生了。结婚的喜悦有哪些亲友参加,结婚的时候家里有些什么家具,都记录在附着结婚证的家庭生活栏目里。家里什么时候添置了大件家具,什么时候用上了天然气,第一台黑白电视花了多少钱,在哪里买的,都被朱仕奇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学生照片跨越50年

教了23年书的朱仕奇桃李满天下,他专门为自己的学生建立了一套档案。每个学生是哪个年级的,毕业后到哪里工作,如今在干什么,都被朱仕奇历经周折地打听到并记录在档案里。不仅如此,朱仕奇还设法将学生当年的照片收集起

来,与现在学生的照片粘贴在一起,成为一部令人惊叹的跨越时空的学生档案。

朱仕奇的同学也成为档案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他把50多年前的毕业照和每一次同学会的照片汇编成一本同学录。当年的花季少年和如今白发老人两相对比,总是让他回忆起“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情景,发出“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感慨。

档案找回6年工龄

这部神奇的档案除了给朱仕奇带来人生的美好回忆,还起到了能够查找和证明相关人事和地方历史的重要作用。

2001年,从泸化子弟校退休的老教师魏彦茜遇到了麻烦:由于年代久远,魏老师在福集中心校6年的工作经历无法查证。魏老师心急如焚,情急之下找到了当年的同事朱仕奇,要他设法证明自己的工作经历。“我一翻同事录,查到了魏老师调到我们学校的时间以及调走的时间。然后到教育局查找这个时间段的档案,最后为她找回了这6年的工龄。”

退休后,朱仕奇先后到泸县县志办和泸州市志办帮助撰写地方志。在写到自己工作过的地方有关的人和事章节时,他的“仕奇档案”都发挥了作用。朱仕奇自豪地说:“我的档案既是个人生活的总结,也能反映局部历史。要知当年人和事,‘仕奇档案’告诉你。”

据《华西都市报》

父女3人“黑暗”中编竹器谋生

尽管上苍没有赐予他们父女明亮的双眼,但心灵手巧的父女3人却在“黑暗”中编制竹器并以此谋生。他们编制的美观耐用的竹器受到了海南儋州市居民的喜爱,一些竹器批发商经常找他们订购。

近日,记者走进这个贫寒的家,户主黎圣荣先天性视障,如今几近失明,妻子患精神病常年需要人照顾,3个女儿有两个视力也近乎失明。虽然父女3人的眼睛几乎看不到东西,但他们心灵敞亮,靠编制竹器自谋生路。记者采访发现,在不幸和苦难面前,他们坚强而勤劳,默默地耕耘自己的人生。



父女三人正在编制竹器

【身残志坚】

父女3人“黑暗”中编制竹器

今年47岁的黎圣荣,是儋州市中和镇五里村委会方雅村村民。由于先天性视障,他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黑暗”且孤独的世界里。但是,黎圣荣身残志坚,多年来他用篾片编织着自己的梦想。跟他情况相似的,还有两个年少的女儿。

10月21日上午,儋州地区淅淅沥沥地下着雨。通往方雅村的公路泥泞不堪。而在许多年前,黎圣荣就是沿着这条崎岖不平的土路,将一担担箩筐、簸箕等竹制品摸索着挑出村外,到集市售卖。然后将一张张零散的小钞,换成油盐酱醋等生活必需品带回家。

记者来到方雅村时,黎圣荣刚好在家。黎圣荣的家是一幢低矮的石头房子,一共有3间,黎圣荣使用了其中的两间——一间卧室和一间客厅。而客厅就是黎圣荣带着两个视障女儿编制竹器的工作场所。二女儿黎秀珠今年14岁,三女

儿黎秀金12岁,都在上学,她们空闲的时候都会帮父亲编制箩筐、簸箕等竹制品。

房间里的光线很暗,悬挂在头顶上的电灯泡对于黎圣荣父女来说只是一种摆设。黎圣荣说,即使是亮着电灯,他们也用不上,因为他们看不见。

黎圣荣与两个女儿面对面地坐在矮板凳上,大家很少说话。黎圣荣手持篾刀,凭感觉摸索着破篾片。尽管动作不是很快,但下刀很准,两个指头抵着竹条头,篾刀顺着竹条的纹理“唰唰”作响。篾刀破开竹条一道口子后,黎圣荣用牙咬着上层的篾片,头一撇,竹篾和竹肉被一分为二。

黎秀珠和妹妹黎秀金在父亲的对面,并排蹲在垫板上编制着簸箕。小妹妹俩的编制技艺娴熟,数条篾片被捏在手中,篾条的一头在空中交叉着飞舞。黎秀珠动作比妹妹要快,她编制的一个簸箕底部已经成型。

也许习惯了寂寞和孤独,面对记者的采访,黎圣荣的话很少,记者问一句,他就答一

句,更多是用“是的”与“不是”来回答,接着就是沉默。黎秀珠却有些健谈,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她告诉记者,这些簸箕都是别人定做的,为了赶时间,她与妹妹向老师请了一天的假,帮着父亲赶制这批簸箕。“一个簸箕批发价3-4元钱,3个人一天能做10多个。”黎秀珠说。

编制竹器的收入是黎圣荣一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这些收入用于购买必需的生活用品,还有就是支付他患病妻子的医药费。

【手艺精湛】

编制的竹器在儋州小有名气

“他们尽管看不见,但心里敞亮,手艺精湛。他们编制的竹器不仅美观,而且很耐用,在儋州市算小有名气。”陪同记者一起前往黎圣荣家的儋州市民赖先生告诉记者,“儋州市的好些竹器批发商喜欢到黎圣荣这里订货,一方面是由于他的手艺好,另一方面是同情他一家的遭遇,想帮帮他。”

赖先生说,在10多年前,他由于一个偶然的认识了黎圣荣。“那天也是下雨天气,我去乡下办事,碰到了他和他妻子抬着编好的簸箕从村里出来。”赖先生称,他当时觉得有些奇怪,按理说两个年富力强的男人抬着几十个簸箕不应该那么吃力。后来赖先生打听得知,原来看上去年富力强的黎圣荣却有视觉障碍。“我认识他以后,有时间会去看看他,他脑子很聪明,只要你给他一个模型,他就能按照模型用竹片把它编出来。”赖先生说,黎圣荣最先是挑着竹器去外边卖,因为他手艺好,后来一些批发商获悉他的情况后,都是找上门来订货。

黎圣荣谦虚地对记者说,他常编制的竹器只有5个品种,由于眼睛看不到东西,只能是慢工出细活。黎圣荣告诉记者,编制竹器是他们村的传统手艺,他的手艺是父亲传授的。因为编制竹器赚不了几个钱,村里的年轻人宁愿外出打工,也不愿意学这门手艺。如今在方雅村,编制竹器的也就四五家,只有黎圣荣一家是在专门做,其他几家是有空的时候才编制一些。

这门将要被村民抛弃的传统手艺,却是黎圣荣一家谋生的最主要的手段。所以黎圣荣格外珍惜这门手艺,在艰难的摸索编制过程中,他尽可能将每件竹制品编制得结实和美观。正是因为黎圣荣编制的竹制品美观耐用,才慢慢赢得顾客的信赖。这样,黎圣荣的手艺在当地逐渐有了些名气,一些批发商上门订货,他再也不用挑着簸箕、箩筐等到外边卖了。

在没有活做的时候,黎圣荣手持一根竹棍,摸索着到10多公里外的地方购买竹子。“我过马路的时候,路上来往的车辆一般会停下来让我先过。”黎圣荣说,这世上好心人

还是不少,他对此心存感激。

【经济拮据】

查眼疾被300元检查费吓退

黎秀珠告诉记者,身体正常的大姐黎秀柳今年初中毕业,本来应该继续上高中的,但由于家里经济拮据,只好辍学去外地打工。“她不久前去洋浦打工,在一个工地上帮人做饭。”在黎秀珠的心目中,姐姐黎秀柳是全家人的骄傲。黎秀柳今年18岁,长得眉清目秀,本来初中毕业后想去当兵,但由于文化程度低,只好放弃了当兵的念头。“姐姐说了,她先去打工,等挣够了钱再接着读书,还要帮爸爸妹妹和我治眼疾。”黎秀珠放下手头的篾片,脸上充满期盼的表情。

今年8月,在黎秀柳准备外出打工之前,她特意带父亲和两个妹妹去儋州市区的一家大医院看眼疾。这也是二妹黎秀珠和三妹黎秀金第一次“出远门”。医生告诉黎秀柳,检查一个眼疾患者需要100元的检查费,三个人共需要300元。而父女4人口袋里所带的钱根本不够。

黎圣荣听说要这么多的费用,赶紧扯了一下大女儿的衣服说,他眼睛已经治不好了,就是检查了也没有用。两个妹妹见父亲不想检查眼睛,也就不去检查了。300元检查费就这样把父女三人给吓退了。“我们去的时候没有问别人,还以为检查是不要钱的。”黎秀珠告诉记者,她姐姐在回来的路上哭了,说以后一定要挣钱帮父亲和两个妹妹治眼睛。

【渴望光明】

两少女最怕被人叫“瞎子婆”

“其实在我小的时候,眼睛能看到一点,现在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今年上初一的黎秀珠对记者说,她上小学时,老师让她坐在第一排,即使是这样,她也看不清黑板上的字。

因为眼睛的问题,她和妹妹常常被别人嘲笑,被叫“瞎子婆”。黎秀珠对此很伤心,她梦想有一天自己的眼睛能像正常人一样,看清村庄的一景一物。

黎秀珠10岁左右时,还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些东西。黎秀珠家种了一些地,但她家是全村唯一没有耕牛的农户。为了借别人家的牛来耕地,黎秀珠和姐姐去给别人“换工”插秧,但由于眼睛视力不好,秧自然插得不好。别人后来不肯“换工”了,黎秀珠只好跟着姐姐用锄头一锄一锄地挖地,然后平整好再插上秧苗。

“生活再苦再累,我都不怕。我最怕的是别人嘲笑我家人是‘瞎子婆’。”黎秀珠说,每当她听到别家的小孩在后面追着叫她妹妹是“瞎子婆”时,她心如刀绞,很不是滋味。在上小学时,有人骂妹妹是“瞎子婆”,黎秀珠总要保护妹妹,并出面跟对方理论。“‘瞎子’也是人,他们凭什么骂我们呢?”黎秀珠对此感到难以理解。说到伤心之处,她将头埋在两腿间,嚎啕大哭起来。

“那都是小孩在开玩笑的,没必要跟他们太认真。”黎圣荣在沉默许久之后终于开口,他说,其实整个村子的人对他家帮助很大,“我们家申请低保,村委会5个自然村的村长都亲自出面领我们到乡里办理有关手续。”但黎圣荣感到难以理解的是,他们家的低保至今依然没有办下来。

“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记者问黎秀珠。“治好我们的眼睛,爸爸走路不再摔倒,我和妹妹可以好好读书。”黎秀珠一脸希冀地回答。“假如给你3天光明,你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记者又问她。“第一件事就是仔细看爸爸的脸。但没有假如……”黎秀珠脸上的那丝希冀,瞬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据《海南特区报》